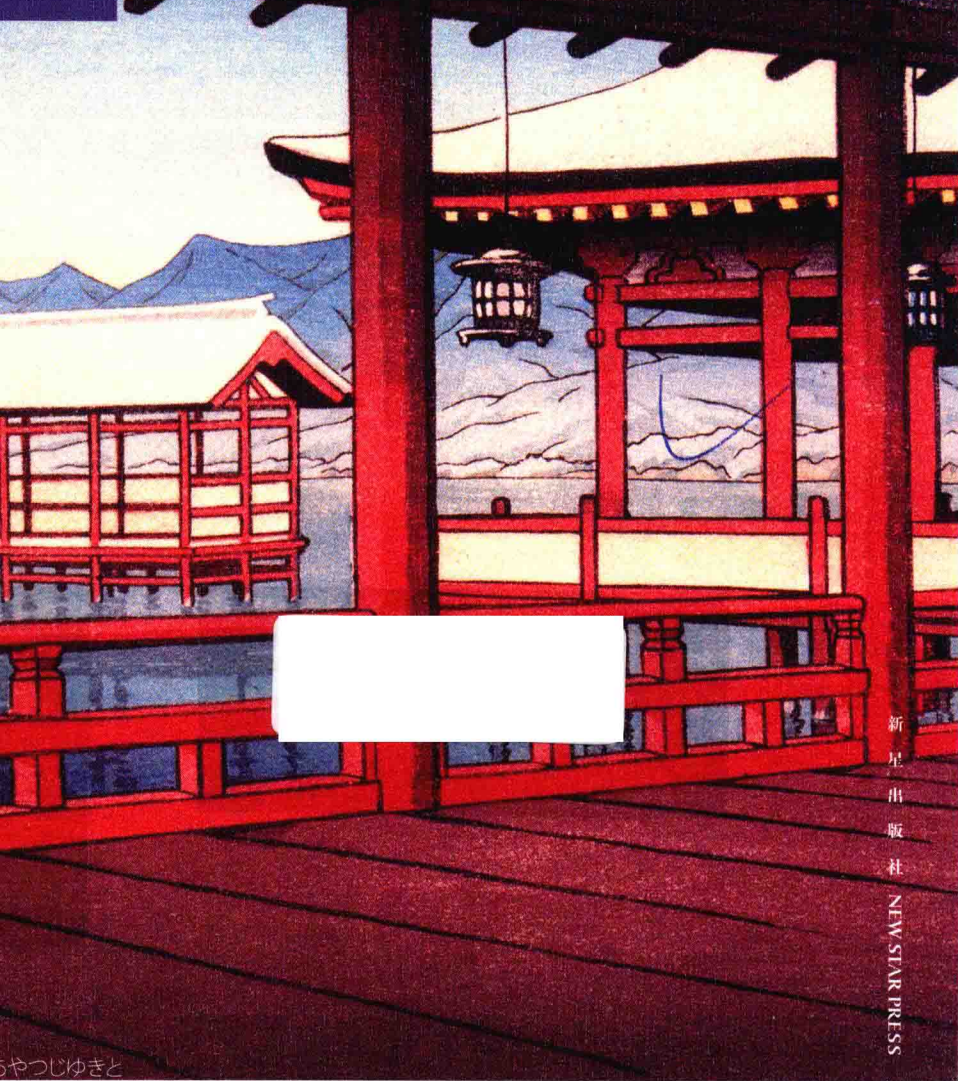


水车馆

事件

水車館の殺人

綾辻行人
02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绫辻行人作品集②

水车馆事件

(日) 绫辻行人 著
龚群 译

《SUISEKAKAN NO SATSUJIN SINSOUKAITEIBAN》

© Yukito Ayatsuji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车馆事件 / (日) 绫辻行人著; 龚群译. — 2 版.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133-2091-7

I. ①水… II. ①绫… ②龚…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5705 号



水车馆事件

(日) 绫辻行人 著; 龚群 译

责任编辑: 王 怡

责任印制: 李珊珊

装帧设计: 张 二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01千字

版 次: 2016年6月第二版 201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2091-7

定 价: 2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1	出版前言	
5	作者序言	
7	序章	(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九日 清晨五点五十分)
17	第一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八日)
29	第二章	过去(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八日)
43	第三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八日)
55	第四章	过去(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八日)
67	第五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八日)
79	第六章	过去(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八日)
93	第七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八日)
103	第八章	过去(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八日)
119	第九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八日)
137	第十章	过去(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
165	第十一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八日)
187	第十二章	过去(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九日)
203	第十三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九日)
217	插曲	
227	第十四章	现在(一九八六年 九月二十九日)

出版前言

一九八七年，在日本推理文学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年份。在这一年，绫辻行人的“馆系列”登上舞台，改变了推理文学在这个东瀛岛国的发展方向，而这一改变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在“馆系列”之前，日本推理文学被一种叫作“社会派”的小说统治。这种类型的推理小说属于现实主义作品，淡化了谜团和侦探在故事里的作用，注重揭露人性的丑陋和社会的阴暗，和之前人们熟悉的“福尔摩斯式”推理小说大相径庭。

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始者是日本文学宗师松本清张，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小说《点与线》是这类作品的发轫之作。小说诞生于日本经济飞速崛起之后，刻画了繁华背后日本社会隐藏的种种弊端和危机，因此引发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一举取代了传统的“本格派”推理小说，统治日本文坛长达三十年。

在这段时间里，日本的每一部推理小说均或多或少地带有社会派痕迹；每一位创作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松本清张的影响。当时评论界有“清张魔咒”这样的说法，其统治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读者迅速成长。这些读者对于日本战后的情况缺乏起码的“感同身受”，导致社会派推理小说的读者群日渐萎缩；加之由于内容过于“写实”，导致作品出现“风俗化”趋势，进一步失去了读者的爱戴。

在八十年代初期，先后有几位创作者进行了尝试，主张推理小说回归本色，重拾“福尔摩斯式”的浪漫主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有“推理之神”之称的岛田庄司和他的代表作《占星术杀人魔法》。

八十年代末，在岛田庄司的指引和支持下，京都大学的推理社团高举“复兴本格”的大旗，涌现出一大批推理小说创作者，成为新式推理小说的发源地。这些创作者创作的小说被评论家称为“新本格派”，而其中成就最高、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绫辻行人和他的“馆系列”。

“馆系列”的灵感来源于绫辻行人的老师岛田庄司的作品《斜屋犯罪》，是当时非常典型的新本格式的“建筑推理”。所谓“建筑推理”，是指故事围绕一座建筑物展开，而这座建筑通常是宏大的、奢华的、病态的、附有某种机关或功能的、现实中绝对不可能存在的。这种超现实主义舞台赋予了谜团全新的生命力，使其更加具有冲击力。这种诞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二十一世纪”的推理，正是新本格派的存在价值和最高追求。值得一提的是，“馆系列”的主人公侦探名叫“岛田洁”。这个名字来自于“岛田庄司”和岛田庄司笔下的名侦探“御手洗洁”，也是绫辻行人以另一种方式在向老师致敬。

发表于一九八七年的《十角馆事件》是“馆系列”的第一部，截止到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奇面馆事件》，这个系列总共出版了九部，并且还在继续创作当中。在这个系列里，绫辻行人运用了本格推理中几乎可以想到的所有手法，将“机关”渗透于故事的设置、陈述、误导、逆转、破解等各个层面。十角馆、水车馆、迷宫馆、人偶馆、钟表馆、黑猫馆、暗黑馆、惊吓馆、奇面馆……绫辻行人的“馆系列”犹如一部部悬疑大片，总能在故事被讲述到“山穷水尽”时，从不可能而又极其合理之处带给读者一次又一次震撼。

“馆系列”影响了当时所有从事推理创作的日本作家，直接鼓励了麻耶雄嵩、我孙子武丸、法月纶太郎、歌野晶午等一大批人走上了推理之路，其中也包括绫辻行人的夫人小野不由美。而其后京极夏彦、西泽保彦、森博嗣的出道，也和“馆系列”的启发密不可分，以至于这三位作家被评论界称为“新本格二期”。出道于二〇〇〇年以后的伊坂幸太郎、道尾秀介、东川笃哉、凑佳苗等新人，也都不同程度受到了“馆系列”的熏陶。二〇一二年获得直木大奖的女作家辻村深月更是为了向绫辻行人表达敬意，特意起了“辻村深月”这个笔名。如果说岛田庄司是当时第一个向“清张魔咒”发起挑战的作家，那么绫辻行人就是第一个击碎“清张魔咒”的推理作家。

之前中国内地曾有出版社引进、出版过“馆系列”，但一直没能出全；已出版的几册也因当时出版理念的影响，未能很好地展现这个系列的原貌，甚至出现了删改原版结局的情况。近几年，绫辻行人对“馆系列”做了修订，在日本讲谈社出版了新版，而中国读者还没有机会阅读这个版本，不能不说又是一大遗憾。

作为中国最大、最专业的推理小说出版平台，“午夜文库”经过不懈努力，在日本讲谈社总部及讲谈社北京公司的帮助下，终于有

机会出版新版“馆系列”全套作品。“午夜文库”将采用全新译本和装帧，将最新、最完整、最精彩的“馆系列”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相信，作为已经经过时间验证、升华为经典的“馆系列”，一定会在“午夜文库”中占据重要而独特的位置，散发出永恒的光芒。

新星出版社

“午夜文库”编辑部

作者序言

亲爱的中国读者朋友们：

我以“绫辻行人”这个笔名出版《十角馆事件》一书是在一九八七年的秋天，距今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了。自那时起，以“XX馆事件”为题、不断创作“馆系列”长篇小说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到二〇一二年出版的《奇面馆事件》，这个系列已经出版了九部作品。我曾经说过要写出十部“馆系列”作品，距离这一目标也只剩下最后一部了。

在这一时间点，“馆系列”的中文新译版行将推出。旧译版只出到了第七部《暗黑馆事件》，这一次则将出版包括最新的《奇面馆事件》在内的全部作品。

跨越了国与国的界线、语言上的障碍以及文化上的差异，能在中国拥有这么多喜欢自己作品的读者，作为创作者来说，我在备感

欣喜的同时，也感到了些许自豪。

“馆系列”作品着眼于“不可解的谜团与理论性的解谜”，属于通常意义上的“本格推理”小说。完成一部作品的方法有很多，除了重视这些着眼点以外，我一以贯之的目的，就是能写出具有“意外结局”的作品。当大家阅读到各个作品的结局时，如果能在“啊”的一声之后感到惊讶，对我来说就十分幸福了。

我听说，中国正不断地涌现志在从事本格推理创作的才俊。以“馆系列”为肇始的绫辻作品，如能对中国的推理创作事业的发展产生激励效果，那将是我无上的荣幸。

从《十角馆事件》到《奇面馆事件》，就请大家好好享受这段阅读“馆系列”九部作品的美好时光吧！

绫辻行人

二〇一三年三月

序章

(一九八五年 九月二十九日 清晨五点五十分)

……暴风雨之夜就要迎来黎明了。

天空中黑沉沉的乌云逐渐被风吹散，东面被群山环抱的天空泛着鱼肚白，昨天晚上的电闪雷鸣和滂沱大雨已经成为过去式，山谷间的风力却丝毫没有减弱。狂风吹拂的树林、洪波泛滥的河流、矗立在水车馆侧面不停翻转的三个巨大的黑色轮子……

这是一个漫长的黑夜，风雨伴随着雷电，其中还夹杂着惊涛骇浪和水车发出的轰鸣。

夜半时分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每个人都惶惶不安。一个女人从塔顶坠落，一幅画不翼而飞，还有一个男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然而，有多少人预料到了这些情况最终会引发怎样的结局呢？

这个被风雨洗礼的夜晚结束了。

此时，在馆内发生的这些“事件”，最终在众人面前呈现出了异常的形态。

耸立在建筑物西北角的“塔”的下面——环绕在塔四周的走廊一端有一扇黑色的大门。眼下，这扇大门敞开着，里面是一间狭小的铺着石阶的小屋，结实又宽敞的石阶向地下延伸。

走下石阶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间大煞风景的地下室。昏黄的煤油灯随风摇曳，四面是灰色的水泥墙壁，一侧的墙边摆放着洗衣机和大型烘干机，还有堆满衣物的筐子。天花板上随处可见各种管道……

昏暗的地下室里聚集了六名男女。

五个男人，一个女人。

其中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把手搭在轮椅上、身穿白色丝质睡衣的是一位美少女。两个男人站在她的左右，仿佛是他的保镖。在他们四人身后还有两个男人。这些男人都是在睡衣上随便罩了一件外套。

“谁来？”轮椅上的男人嗓音沙哑地问道。宽松的睡袍裹在他瘦削的身体上。即使已经九月了，他依然戴着白色手套，双手交叠着搭在腹部，“谁来打开那个盖子？”

也许是出于紧张，他含混不清的声音瑟瑟发抖，脸上看不见任何表情。关键是，他的脸上戴着一个平板式的白色橡胶面具。

少女身边一个有啤酒肚、红脸庞的中年男人缓缓走上前去。

他站在“那个”前面——房间尽头靠墙的焚烧炉，捡起扔在地上的——一根铁制烧火棍。就在这一瞬间——

“啊！”他的嘴里发出了仿佛被人卡住喉咙般的声音，扔掉手里的铁棍一屁股坐在地上。

“怎么了，大石先生？”轮椅上的男人问道。

“这，这个……”红脸男子坐在水泥地板上，指着烧火棍附近。

少女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由里绘，”轮椅上的男人回过头说，“你别看了，快出去。”

“由里绘小姐，走吧。”

少女身边的另外一个男人——和红脸男子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一个清新俊逸的白净男子——伸出双手环绕着少女纤细的肩膀，催促她离开。少女怯生生地点点头，退到楼梯口附近。一头及腰的乌黑秀发轻轻晃动，亭亭玉立的身体此时却无力地缩在一角。原本站在后面的两名男子——戴黑框眼镜的小个子男人和不苟言笑的大个子男人——走到少女面前，遮挡住她的视线。

看到这里，白净男子走到坐在地上的红脸男子身旁，目光落在地板上。

“三田村，那是什么？”轮椅上的男子问道。

“先生，您大概也看清楚了，”白净男子的声音带着金属的质感，“是手指，人的中指或无名指。”

轮椅上的“先生”转动车轮向那边移过去。这个宛如青虫尸骸的物体——断面很不自然的根部黏着一团红黑色的东西。

“切口还很新，应该被切下来不到两个小时。”

“可是，这到底……”

“这个嘛……”白净男子跪在地板上，仔细观察地板上的手指，“这个——上面有戴过戒指的痕迹，很深的痕迹。”

“啊……”轮椅上的“先生”把手指伸进面具孔里，用力按住自己的眼皮，“是正木。”

“是啊，我想也是。”白净男子站起身，右手摆弄着自己左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应该是正木先生的那个猫眼戒指。”

“那么，正木果然被他杀死了吗？”

“啊，很难说。”

坐在地板上的红脸男子总算站了起来。

“藤沼先生，那么这里面……”

轮椅上的男子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

“打开看看。”

“这，这个……”

红脸男子连连后退，脸上的肥肉不停地抖动。白净男子看到他这副尊容，耸了耸肩，捡起了地上的铁棍。

“我来吧。”他嘴里说着，站在了焚烧炉前面。

这是一个小型的焚烧炉，立在水泥底座上的银色外壳因为污垢而不再光鲜，齐着白净男子眼睛的高度有一个相同颜色的烟囱从里面伸出来，笔直地穿过地下室的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外面。

眼下——

铁箱里传来火焰的燃烧声。天刚蒙蒙亮，不可能有人焚烧垃圾，然而……

男子手握铁棍伸向焚烧炉的铁门。铁棍“铛”的一声撞击在炙热的铁板上后，前端弯曲的铁钩随即钩住了门的把手。

门向外打开了，里面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呃……”

臭气扑面而来，在场的所有人不禁捂住鼻子，当中还有人几乎恶心得要吐。

这是燃烧蛋白质的臭气，所有人对发出臭气的源头都已经心中有数。

“正木……”轮椅上的男子痛苦地低吟了一声，“怎么回事？”

白净男子把铁棍伸进焚烧炉，透明的赤焰中，隐约可见几个黑影。

男子强作镇定，在里面搜索，紧握铁棍的手却瑟瑟发抖。片刻之后，铁棍钩到了一样物体，他试图把它拖出焚烧炉。

“哇！”

他惊呼着倒退一步。炉里另一样东西被拉出来的物体一碰，意外地滚了出来。

地下室凝重的空气被数声惊叫划破。

“啊！”男子看着滚落到灰色水泥地板上的东西，瞠目结舌，“太惨了……”

那是一颗人头，已经被烧焦，冒着白烟，头发早就被烧光了，眼睛、鼻子和嘴也失去了原来的形状。

男子手里的铁棍钩出另一个物体。

“这是手臂。”男子喃喃低语，将它抖落在旁边的铁桶里。

的确是手臂。和刚才的人头一样，早就变形了。这应该是人的左臂。值得注意的是，手指少了一根，从拇指数过来的第四根——无名指。

焚烧炉内燃烧的是一具尸体，头部、躯干、双臂、双腿——整个尸体被切成了六个部分。

暴风雨过后的黎明。

发生在馆内的“事件”在他们面前展露了最终的“形态”。

从“塔”里不幸坠落的女人，被偷走的画，神秘消失的男子以及追踪这个男子却被分尸，并且在焚烧炉里被烧焦的男子。

随着风雨的平息，这个夜晚的“事件”以这种解决方式告一段落。